

廿七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三十七

古文三 共十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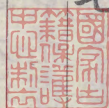
必達於禮樂之原論

聖人用禮樂以治民而必探其本原敷乎政事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小大畢該洪纖具備治世之綱維王政之所先也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聽政以相成和緩以相濟也二者不可偏廢分而言之其用固殊合而觀之其體則一殊途而同歸體信而達順王者馭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

世之柄可不明察其原而慎行之豈專尚乎繁文曲節也哉蓋嘗觀乎造化之流行而知天地之大其原莫不本於禮禮者理也樂者節也有理有節而諸務無不備是禮樂者合上下古今而言亦隨時酌乎中道而行之者也此夫子所以必欲得其本原之大者通達融會則發乎萬事必合聖王之大道而不為紕繆之行矣或曰夫子所謂原豈告林放之言乎余曰不然夫子之告林放特舉其一端



而言之耳此所謂必達乎禮樂之原者其旨大矣禮樂之原者致五至而行三無蓋堯舜之心傳所謂惟精惟一執兩用中斯建其皇極敷錫庶民德刑政事無不備於禮樂而行之者必得其大端其效則朝會燕享冠婚喪祭無不合乎宜雲門大護簫韶律呂無不中乎節以至閭閻之衆莫不浸浸向化家有絃歌之聲戶遵至聖之教苟人人皆知守禮則無爭鬪之患可致刑措為人君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天和並集可保萬世之長皆由於禮樂之不去政事得其宜也否則禮入於奢靡之習樂淪於鄭衛之音其本已失他可知矣誠能守先王之舊制參往聖之貽謀以禮樂包乎政事而達乎大體不崇末節深思夫子之言則治道豈不駸駸日上哉

學而不思則罔論

論語為政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可見聖人勤學之意至深切矣凡人不可不學尤不可

不思學與思不可偏廢也人不學不知道自成童以至於入大學日讀聖賢經傳觀身心性命之所存治亂興衰之所繫惟日夜思維尋原探本乃得咀其英華熟其義理則積久會心一旦豁然貫通融洽理趣所謂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非一無所用心而遽臻此也故仕於朝必思忠貞之節處於家則思入聖之基所以敦行不怠由於學皆由於思也若徒事章句記問之習博聞彊識見其所當然而

不求其所以然雖日對聖賢典籍行之不著習焉不察所謂天心物則萬物皆備於我者日昏昏焉而冥然罔覺已失為學大旨若此則亦食味別聲被色之人耳縱稍有聰明何與修身行己之要此夫子所以深勸勉之而惜其罔也夫學者效法古先聖賢言行一一措諸事業謂之學就聖賢言行之中日就月將孜孜體察勤求其義理所歸立言本意如尋長綆汲深淵不徐不疾默默體會於心謂

之思學與思二者闕一不可若但學其事而不思索其義則所學者不過在外粗迹又烏能入乎其中精微尋繹以無有窮盡之思探無有窮盡之理所謂敬慎嚴密思不出其位無入而不自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烏有正牆面而立冥然罔覺哉若不能理會於心則心體不能洞達分曉日夕常昏而無所得徒學亦何益哉凡人求道不旁通乎事物則理不明

不實體諸身心則知不透君子知天地民物之理載在詩書六藝之文旁搜遠覽講習討論凡可以廣聞見益聰明者無不究心焉為學良方貴乎思學兼進讀書窮理體驗於踐履之間不入於昏懵之習用功不已入聖非難夫子垂戒於學者如此可不體諸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論

君子脩身以道所以治民化俗必也仁義道德實體於身心而後發為禮樂兵刑不乖於

政典自省其身惟恐吾道有所不明政有所
或闕必求德業之精微然後加諸百姓設法
以匡正之施仁以教養之示以綱常之大節
不為瑣屑之苛求則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
民心自古帝王未有不盡已而恕民者也記
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其理精矣董
子曰正身以正朝廷由此推而放諸四海備
諸道德融洽於心設誠而致行之夫而後頒
為法度足以節民之大端而已無苛法以撓

之無深文以求之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皆由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斯百姓既觀感而興起
又簡便而易從非有矯枉過正之弊不責已
而求多於人也司牧者天使立教以化民不
務小節專崇大體而行道之端倪則歸於絜
矩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推誠布公藹然
家人父子盡化畛域為平坦蕩蕩平平樂樂
利利其民共遵道遵路可使由而不可使知
也若立法煩而制度擾使民無所適從動輒

獲戾徒文具而無誠實為法自弊矣君子常
患已之修道不明而不責人之盡善虛心待
物敬賢納諫欲加於民者先盡備於一身不
欲民為之者無自欺於幽獨表率臣民使皆
嚮善雖有頑梗不服益修德而待之彼自革
心洗過而不犯於有司矣烏有處已不盡其
道而反責人必從非徒無益而有害也一
已之私欲淨盡動不違道不必汲汲求百姓
之治而自不越於範圍蓋上下之名分雖殊
其情則一已身正而天下國家無不正若責
已忽畧而望治於民難矣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為政者比而觀之可得大旨體
而行之庶幾可望太平而成大化焉

樹德務滋論

太上立德先民是急君子之所勉焉夫德固
不可不樹而加以滋培之功則所得者日新
富有實獲於身心不為偽德矣樹德者非有
求於外由實體於內寢熾寢昌栽培涵養日

有滋益不拘於近習之淺隘又將旁搜博採
益吾之聞見闡吾之聰明陶冶性情優游聖
教如甘雨之沃春田自然浹洽本根既渥而
耕耨各得其宜不資人力亦非助長之功蓋
浸潤積漸用之以時修德如是則其所以滋
培之功深固而不搖矣蓋有以得其本廣其
用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成其聖固天
亶之德然非任一己之聰明可以致治必求
賢俊如四岳九官十二牧先後奔奏疏附諸

賢共相贊化以人之德力培己之不足虛心
待物不自滿假故能成萬世首出之聖也夫
德本毓於性靈物蔽氣拘不能全備故必討
論於師友研精於典冊發明乎萬事融會乎
一心補不足以裁有餘益新知而培舊學如
此則學殖日以滋培德業自成光大著於內
非無本之空談見乎外體有孚之實德君子
虛懷容物彌善厥躬此自然之理惟至德能
備焉夫滋者非自滋亦非待人之滋要歸於

用功日久立本日深盡化世俗之陋精義入神造於無聲無臭如孔子之飯蔬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人莫喻其旨而義精仁熟左右逢原所謂疊疊存存醞釀於宥密之地其樂盖有不能言語形容者是以作聖之功專務之為急也

寧靜致遠論

君子行仁義之途思欲立德樹功為天下後世法惟達其心之所安與志之所定及臨事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

文

八

之時屏却躁急之情必敬慎思維使吾之心帖然不動湛然常明自可以措遠猷任大事不以造次苟且而失之也嘗讀諸葛孔明誠子書曰非寧靜無以致遠可見君子之立體固當主靜而應事接物之時尤不可不慎也夫以一人之耳目察天下之是非一人之心思應天下之繁蹟若用志煩擾不安應事褊急狹隘雖平居近習尚不能體察而況天下之大萬物之變可得盡其情哉必也信道堅

固玩索於學古窮理之精加以涵養優游沈
潛浸潤則修身及家必得人倫之正上下咸
和治國御衆能體士庶之情邇遠共化雖猝
遇非常不可忽遽惟觀理之是非徐徐為之
則計出萬全而無遺如謝安觀棋破敵談笑
自若大臣之體應如是也若潛德之士亦必
存誠主敬則天君泰然不為外物動搖而內
無所惑循乎物則養乎仁義用功日久如止
水之清懸鑑之明唯清也可以屏濁穢而無

遺唯明也可以燭是否而普照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應天下之變通極天下之幽顯合上
下古今之理道莫不洞然於方寸之中其量
包乎天地豈不遠乎而致之之道用力唯主
於寧靜既寧且靜久而神明之德浹於吾心
行所無事而有感遂通開物成務皆本於是
故淡泊居寧靜之先而明志為致遠之具武
侯此言深得聖賢之旨予故推而論之以為

後之君子取法焉

漢文善張釋之不拜嗇夫論

帝王為政之大端在於用人合宜則官府內外皆得其人政事不致錯亂故舉錯之際不可忽於任賢而慎所擇取焉三代以下西漢乘秦之敝其守成有道之君世稱文景然景帝削七國殺鼂錯猶有刻薄少恩之譏若文帝則躬行節儉減刑薄罰力崇仁政實有大過於景帝者觀漢書張釋之傳稱述文帝善張釋之不拜嗇夫可謂用人得宜改過不吝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 文

十

矣夫文帝非惑於用人而信巧言之君也徒以遊上林苑問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對甚悉隨文帝之所問無有遺失夫嗇夫日親其事禽獸多寡自所應知對問不遺亦其常耳非有功於國家而遽超擢之也文帝因其應對巧捷一時之喜遂欲拜為上林令既無可擢之功又失用人之旨若無釋之諫阻則必有奸人因時干進羣尚利口專務浮華則亡秦之續耳釋之婉言規諫以周勃張

相相為比擬使文帝明華實之分而知用舍之別文帝深於納誨聞善即改所以能成令辟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可見人之立言既不可造次以取禍又不可巧變以取容言心之聲也苟心存仁義則無益之言不出於口雖定國安民之策亦不徒以言勝而治道成焉心存邪僻必將巧言以惑君心詭辭以取倖媚古來帝王鮮有不信讒言以亂政者張釋之知巧言之害而恐文帝開其端故急遏其源以塞末流之泛濫而文帝因諫改過不拜嗇夫遂不失為守成令主後之為君者當以文帝為法深戒巧言利口使不為為政之害則能成治矣

張華論

士君子立於朝廷固當盡忠竭智亦必審天時察人事不可貪位取咎徒為後人所惜非明乎事理決於去就者豈能免於失身哉當亂之將萌既不能弭患於未然又不能翦除

乎惡逆而徒尸居委蛇死而無益於國若張
華者豈不痛哉華負其才名昧於禍機羣小
得志國祚將傾而安處高位自謂有如丹之
忠而無保身之措遂使奸雄肆惡華死之後
晉室播遷誰釀之也華少通經籍明天人之
學彊記默識算無遺策故伐吳之役武帝與
之協謀力阻衆議而兵興之日量計運漕決
定廟算雖蕭何之功殆將庶幾賈充陷害武
帝不聽用其計卒能平吳天下一統論功行

賞匹於羊祜名重一時聲譽日盛及帝問以
誰可託後事乃薦齊王攸由是微為忤旨出
為幽州都督護烏桓校尉華撫納新舊戎夏
懷之朝野咸歸望焉後帝因馮統之譖徵入
為太常因事免官及惠帝即位以為太子少
傅楊駿被誅賈氏將廢太后華力諫不從太
后竟為賈氏所弒人倫乖喪綱常斷絕賈氏
之罪天地不容晉惠之昏周幽為甚華以先
世老臣深明理數當此之時闇主虐后奸人

權宦布滿於朝豈不知天下之亂將起為華者力能救則救之不能則去之進不違忠退不失義大臣之道也而徒區區作女史箴以為賊后諷彌縫補闕自謂無患及賈氏謀廢太子劉卞之策雖屬行險而式乾之諫豈能救乎後聽人言欲除趙王倫孫秀而不果及倫廢賈氏辭連及華誣為逆黨遂致喪身豈不深可惜哉初華之未敗也其少子暉以中台星折勸令遜位乃以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不從其言夫華夙稱博物洽聞而反不如孺子之識何哉蓋貪位愛身勢令智昏自取夷滅耳誠能聽其子之言遜位高蹈豈不全身保節終為晉之純臣惟其見幾不明甘心亂朝同流合污莫能區別雖身死無補不可為義不知者猶以為賈氏之黨吾獨為華冤之若明去就之分察治亂之原為賈氏而死何如為適而死况未必死也嗚呼士君子致身於朝不可恃才名而志功利遇急難之

時適足以為累若華者雖學業優博辭藻溫麗亦有愧於鷦鷯之賦矣亂世之臣竭忠為難張華負德望踐台輔當賈氏弑太后殺太子之時不可進而進及力不能挽天變數見可以去而不去是華之過也晉室諸臣吾深有所慨於茂先故表而出之著其成敗之由為擇義不精者戒

第五倫有私無私論

夫人之一心有誠偽之分見乎事物則有公

私之辨君子但考其根心者何如耳故至公至愛之心感物而動發乎情止於禮義各隨其分而擴充之我一無所容心其親疏等級動乎其天奚必有一豪之矯飾耶夫惟不煩矯飾則刻慮以揚己之制私與昭揭以明己之有歎皆無足取也嘗觀范蔚宗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我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

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之人見倫之言
多有信其不隱已私以為公然則倫果有是
事乎殆不可信也倫誠有是事亦人情之常
非奸惡之類也必因人之問表而出之以為
公道是即倫之自私也豈得謂之無私反重
其私也已且弗論其事之有無即倫之言足
見其不存公道設巧辭以取信於人更有甚
於其事者小人見之以為公明理君子燭見

其詐偽洵不直一喙也凡人能處己以正則
應事接物必出於公而無險陂矯詐之行夫
惟平素涵養即不必設謀造境亦足取信於
人蓋私心愈重去公道愈遠惟率性而行不
自於一心設為公私之途第審理之當否則
公私之分曉然見矣君子不求人知而人無
不知蓋德義浹於身心所以一言一動不為
無本人皆嚮慕蓋以道勝也小人惟斲人知
心逐於外以徇人不知公私兩途一入於徇

物之心不可復歸於正故取小信於人以為無欺是自欺其心道日喪而人愈不信其言反增已累徒自苦也倫性質慤少介然有義行歲饑米碩萬錢伯魚收養孤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在位以貞白稱觀其前後所上諸疏奉公盡節頗協於理雖不能為東漢之純臣其亦庶幾君子之途今觀倫言似近詐偽誠有是言則倫不能為君子亦鄉愿之流耳抑或史氏誇辭欲明倫之貞白反不足以取信於後人此不虞之譽亦猶笏婦公不過從兒飯之毀耳故闢其說以明倫之必無是言而讀史者亦不可信其浮談以啟論世者之惑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

聖王之治天下本於中道而其所以執中者不出乎禮義二者未可偏廢也蓋內主於一心外應乎萬事用之至當不易而體於大公無我非徒知之必實行乎禮義而交相為功

若其用力之處則有所分統焉仲虺之誥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誠得建中之要矣夫心有邪正之分事有是非之辨自非操持不倦豈能合乎中而無少偏倚哉凡事之來不恃吾之私意揣摩必以義斷之使歸於公則是非曲直自明心有所嚮不使吾之私欲為主惟以禮處之弗納於邪則視聽言動自正禮義本出一源苟合於禮則義亦隨之奚為分制於心與事而二之哉夫敬以直內故

以禮制心禮者天理之節文苟能一心存乎天理則發於外者烏有違義之行乎義以方外故以義制事義者人心之裁制苟能萬事合乎道義則主於內者烏有恃禮之幾乎處內則心得其正應外則事得其宜功若兩途理則一貫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禮義之歸所謂大德也所以用內外交相養之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一動而以義制之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而無過不及之用行乎外矣一

靜而以禮制之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而不偏不倚之體立於內矣如是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集義以行也涵養備而無一念之不中復禮而仁也內聖外王之道必本於禮義所以皇建有極垂裕後昆仲虺此論得建中之旨可為帝王之法也歟

治安之機審所用心論

明主之治天下必措於治安惟法先王之心傳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之患矣夫萬事之

初莫不生於心而善惡之分亦由心造惟在吾之所用耳嘗觀匡衡治性正家疏云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其理可得而論之人之性各有不同蓋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偏於仁愛溫良必至於臨事無斷勇猛剛強又戒於貪殘暴戾惟察吾性之所偏審所當戒漸摩仁義涵養道德心稍有所向當克已復禮力絕其源正其基兆防於未然則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無所處而不當矣易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理至微蓋人之一心有邪正之不同公私之彀混處事接物於未聞未見之前吉凶之幾已生於心雖欲除之終不能復是心為利用以私勝也故君子審於發機之初辨其為人心道心又克之以禮齊之以義則於應事接物之先其是非得失已瞭然於胸隨事之來應之以正是心為道用以義勝也明義利之分則治安之道存焉家不齊

而國治未之有也古昔聖賢首以齊家為本舜能事親受堯之天下而天下大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而周室遂昌蓋原情性而明人倫處道德而近天理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基於此可不慎其幾微審其所用以立作聖之基乎作福作災莫不本於室家修身修道亦必先乎閭內親疏貴賤之分公私義利之別必詳於發念之初審其用舍之際則雅化起於閭

門風俗化乎天下家國之治亂安危全繫於
一心之所嚮可不慎厥初哉慎終惟始咸有
一德克念作聖惟時惟幾古訓是式基命宥
密後之君子固當以是為修身齊家之要道
也

迎長至論

天不言而歲功成聖人不言而品物亨古今
之理萬世不變者也五行宣其序四時布其
令天地生物之機源源不息故葭灰應律黍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

文

三

谷回春考人事而驗天時順節氣以宣物化
敬授人時欽若昊天堯之所以聖德同天民
無能名者蓋心與天通誠乎上下所以成聖
治也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其理幽遠請試論之蓋聞祭者人君報本
追遠崇德報功故禘嘗之義載於經籍而有
五廟七廟之制羣昭羣穆之文詞繁典重致
謹於祭而未聞郊祭焉月令人君春夏秋冬
各因其時隨方以迎施慶占豐布德兆民所

以順天時也而迎長至之典始見於郊特牲而大禮備焉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一日之間其驗可見故剝為純陰之象復為一陽之初氣感循環一消一息寒暑相推而歲成陰陽震盪而時復剝盡而陽生積陰之下一陽初復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至此乃復可見考其氣之復則見於子時之半於冥漠無朕之中生機繇密發於其中其始也幾微易簡無痕無象而六陽之義已兆於斯矣今夫天秉

陽日為陽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且陽者君象也陽復而君象彰明殆天之所以斡旋乾坤函括萬象總基於是故味淡聲希而生物之心已見養育微陽斯聖人之道益明郊祭之典大報本反始也日短極而漸舒乃陽生之明驗天道之最深切而著明者莫過於此聖人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處不見而獨於長至見之乎蓋陰陽之關鍵兩儀之橐籥氣機之轉悉著乎長至焉聖人爰

啟泰壇肅將禋祀初陽來復相協厥居至誠
昭格樂六變而天神皆降祇迎之精意洋溢
於雲和琴瑟雷鼓靈鼗中矣迎長至之說聖
人三致意焉

松柏有心論

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終萬古而不息者各
含生機源源不息斯能常存於天地之間極
之一草一木各具是心而其春生秋實莫不
隨陰陽化生之序以暢其發榮之機以固其

味餘書室集序本

卷三十七

三

根本之庇夫木之有心豈惟松柏乎請因記
之所言以申其說夫萬物皆有心者也本天
本地無不各遂其生各成其性顧就植物論
則桃李春盛梅菊傲冬乃一時之榮鮮能貫
四時而不改經歲年而常貞如松與柏也觀
其蒼然常茂鬱然常青不因霜雪之寒遽折
其節非關和煦之候少益其姿枝榦千春性
不隨於草木本根閱世體不畏於摧殘聖人
美其後凋詩人咏其獨茂蓋得太和之氣鍾

元氣之秀豈可匹於一草一木者哉夫木豈有心松柏之心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其陰陽摩盪迭相轉旋生生不已之機動靜互根積而不已松柏得之自萌芽以至干霄蔽日雨漏風頽總不改柯易葉以戕賊其根株心之所宅者厚而其所得於天者全也夫心為百骸四體之君主有則神定而氣完可以長生可以歷劫不壞松柏之心直與造物同體故寒暑不移摧殘不懼是無知而實有知無心而實有心已君子有鑒於此治心之學尚焉故大其心可以容天下之物小其心足以成萬物之能

其無欲則靜虛動直論

人之一心具眾理應萬事而不能無蔽惟聖賢見理明徹待物公平處心若止水之清應事則察機而決由無欲也夫心之所以蔽者欲也七情淆於中百感伐其性一見嗜好之來鮮能操持不往其欲逐逐不可暫留而吾

之良知良能乃泯沒於未聞未見之時人心
危而道心微既有所欲則志氣屈而不伸雖
知理不可行而為欲所牽制動靜不得其常
而不虛不直矣君子希聖學存一心合德於
陰陽造化則屈伸俯仰莫不安於仁義循乎
天理其惟無欲乎善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
靜虛動直請申之且夫動靜人之常而虛且
直之理乃宰乎動靜之先惟無欲者能根心
而妙合也動靜之本生乎陰陽陽主動陰主
靜而其斡旋兩儀獨操太極之本者至大至
剛之天也人能法天之道則剛矣剛則無欲
而宰於心者沖漠之理浩然之氣及發乎事
物莫不隨其巨細從容中道亦若陰陽之所
為矣方其寂然一室之中事物未交之際天
君泰然百慮息競盡絕外欲獨存良知如鑑
之空如衡之平淵沖淡泊涵育薰陶則太虛
蘊於中無稍偏倚此內聖之學靜虛之極也
靜極而動舉天下國家之大倫類億兆之衆

以一人之心智耳目臨之雖紛紜酬酢敝精
勞神然心存於理隨事之來應機而辦不病
其撓亂此外王之功動直之效也此二者乃
陰陽消息互為其根惟無欲者能之而其大
旨總歸於剛夫天道至剛至健故能包含萬
物涵括二儀終萬古而不敝者由健行不息
也人能法天希聖勤求懲忿窒欲之方深戒
欲動情勝之累靜則存動則察用功日久則
虛直之妙歸之矣是以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而作聖之基先以無欲為貴
也

原軫論

古之名將必有過人智勇綏國家殄寇盜不
可枚舉然名將之才盛於春秋當是時周室
衰危羣力競起晉楚齊秦迭為盟主蓋以利
害而言去王道遠矣五霸首齊桓次晉文城
濮一戰克定霸業使天下諸侯望風款服雖
强悍如楚之君臣亦屏息屈伏此非獨晉文

之功乃首舉原軫用得其人也夫先軫乘楚子圍宋有隙可乘告晉文以定霸樞機於是乎在狐偃贊之遂決意救宋伐楚乃用郤穀將中軍處原軫於下軍之佐侵曹之際郤穀死於是超拜原軫為帥蓋天方授晉故假手於軫以成霸功非晉文知人上德亦不能盡其用也以子玉恃強驕暴而軫以定人為先蓋非勇而無禮者矣晉車七百乘鞬鞞鞅鞞少長有禮其嚴可知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狐毛欒枝偽退而後軫以中軍橫擊之使上軍夾攻之此皆軫之謀也文公殽秦穆伐鄭滅滑軫乘可取之機墨經興戎一戰盡禽三帥襄公信文嬴之言釋令歸國軫激於一怒不顧唾君何其勇而忘禮也及白狄來侵免胄赴敵而死亦可哀矣夫難得者才也原軫不遜於上自知其罪引咎深悔干冒鋒鏑人孰無過過而能改聖人所許獨奈何以跋扈之嫌而徇匹夫之諒哉彼孟明沈鷲

不可縱歸忿心所生鮮能自克豈知襄公忘秦施而構秦怨明於利害而昧於王道也哉雖然報施救患仁也取威定霸義也分田畀宋智也中軍橫擊勇也若軫者其猶不愧古之名將也歟

唐代宗論

自古創業守成之主同功異途總歸於治蓋聰明睿智足致太平隱忍柔懦必滋奸慝也吾觀唐史至代宗時未嘗不廢書三嘆曰嗟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

三

乎柔懦之害甚矣當明皇寵任楊李釀成安史亂階倉遽幸蜀兩京淪陷賴天未厭唐兇徒授首肅宗自即位靈武內有李泌外有郭子儀李光弼又借助於回紇僅能克復兩京草定朝制巨寇尚存奸邪又起李輔國張后表裏煽禍冤殺建寧劫遷西內此忠臣義士憤惋不平而代宗隱痛於中雖為太子亦如燕巢於幕其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帝即位若首正輔國之誅肆諸市朝一武士力耳

乃舍此不為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伎可愧甚矣雖去輔國復用程元振魚朝恩分掌禁兵職居權要既厭之而復用之用而寵之寵而殺之帝之胸中毫無定見雖受戮之人豈甘心乎當是時李泌顏真卿可相也而處之閒地汾陽可將也而信任不專所用者元載僕固懷恩之徒吐蕃入懷恩叛賴子儀削平之既而節度使擅據方面自稱留後不聞有討罪之誅賞罰陵替天子之柄倒持有唐之

亡兆於此矣且夫代宗之為廣平王也收東京時回紇剽掠王叩拜之言生民大幸觀其虛懷卓識大有過於人者及即位後頓非前日比何哉人君為天下之主苟不用賢才豈能成治且李郭之賢代宗素所親炙蓋徇於利則親疏蔽於私則公廢用聚斂之臣暱閣寺之黨遂使河北諸鎮士卒陵偏裨偏裨陵主帥爭兵奪地儼然敵國土地人民盡歸於彼帝晏然處之因循不問跋扈之徒益逞其

志是豈人主馭下之道而有唐天子擁虛位而已嗚呼廣德永泰之政無可紀者雖罪三宦誅元載然皆陰柔詭譎無剛明英果之氣而使方鎮專恣將卒暴橫尤可嘆者也惜乎鄴侯之賢汾陽之忠真卿之節知之而不用之而不盡吾怪代宗天付之賢材而棄之尚可論其政乎貞觀之治所以不復也

唐莊宗論

人君馭天下之道當守之以正行之以仁親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

十九

君子遠小人未有不享國久長者也開創之主不得不用干戈以定四方然既定之後當休兵息民則垂緒無窮若以亂易亂是亡秦覆轍烏足濟哉余讀五代史觀其得國之由惟後唐差勝然不旋踵亦亡由莊宗爭戰之才有餘創垂之道不足故也夫後唐出於沙陀本姓朱邪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平龐勳克用復京邑有功遂據晉方拒朝命亦不為無罪然較之朱溫賢且遠矣莊宗幼起於沙

場百戰之間克用歿嗣為晉王仗大義以號
令天下糾率鎮定欲滅梁而興復唐室外有
周德威李嗣源將兵內有張承業經營軍費
其志亦大矣其名亦正矣莊宗身臨行陳親
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既滅燕志漸驕胡柳
陂之後周德威敗死而再戰大捷後得傳國
寶陰有稱帝之志雖稱天祐亦虛名而已張
承業齎憤以歿益無所忌遂稱帝號蓋非心
乎唐者明矣莊宗初志豈欲混一區宇安民

和衆哉亦不過偏安一隅耳而天厭梁德假
手於晉長驅入汴朱氏若無人焉乃梁之自
滅豈晉能滅之乎莊宗得之也易故其志遂
驕即位之初不思建國經邦內寵嬖后外罷
兵備而溺於伶人至使為刺史復內諸司使
及諸道監軍縱令害民至甘受其辱而恬不
為怪蓋莊宗本非有德之主用之於戰勝則
無敵用之於禮義則無具也故君臨天下以
位為戲汲汲於聲色惟恐不足由素不聞賢

人君子之教故也卒之身歿伶人之手豈不
哀哉嗚呼使莊宗立法垂紀貽厥孫謀加以
賢明之嗣則天下之亂庶幾可弭而一得志
則寵女色比頑童當艱難之際其英武之資
幾與唐太宗相侔而暇逸之日貞觀同光之
政相去天淵宜乎僖昭之世幾敗而猶存而
後唐之業至於一敗塗地可慨也夫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七文

三十一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三十七

臣黃鉞恭校

